

上海方言动词“话”、“讲”、“说”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以19-20世纪方言史料为中心

王 一 萍

引言

普通话里表“用言语来表达意思”的动词主要有“说”和“讲”。“话”一般作名词使用,义为“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也有用作语素的例子,如“讲话”、“会话”、“土话”等。作动词用时,“话”也有“说;谈”义,但仅见于“话白、话别、话旧、话说”等词语中。¹在早期(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上海方言中,“话”主要作动词使用,解释为say,同“说”(V:106),与普通话和北方方言的有限组合形成鲜明对比,早期上海方言中动词“话”的组配能力极强,有大量用例,“说”和“讲”虽然也表动作义,但义项与“话”不完全相同,皆为非主导词,组合形式也不及“话”丰富多样。²

本文搜集整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上海方言文献语料中出现的有关“话”、“说”和“讲”的相关动词、名词用例,着重对词义、词自身的组配能力(集中在与普通话用法相异的部分)等进行归纳,并结合《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方言词典》和《上海话大词典》等现代上海方言文献的说明和用例,分为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期和现今上海方言的三个历史时期,对三者的词义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纵向考察。

本文主要使用以下五本文献语料:

- (1) 艾约瑟(J.Edkins):《上海方言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初版1853, 第2版1868)(简称“G”)

- (2) 艾约瑟 (J. Edkins): 《上海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初版1869) (简称“V”)
- (3) P. Corentin Pétillon: 《法华字彙》(上海土话)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dialecte de Chang-hai*, 1905) (简称“F”)
- (4) 《土话指南》(上海土山湾慈母堂第二次印, 1908) (简称“T”)³
- (5) 丁卓: 《中日会话集(日语版)》(三通书局, 1942) (简称“R”)⁴

举例时, 先引用单音动词的例子, 再列出作者标注的方言注音(法国式或者英国式的拼音)、对应的法语或英语解释, 对于《土话指南》中的用例, 列出《官话指南》的原文(尽管文意未必完全一致); 《中日会话集》中的用例, 列出官话和日语的对译文。这里, 除了中文以外, 还有英法日等外语, 我们尽量附上必要的翻译和说明。

一、【话】wó ‘ 的词义和组配能力分析

话:《广韵》去声夬韵下快切:“《说文》:会合善言也。”又《尔雅·释诂》:“话,言也。”

1 “话”表“用言语来表达意思”义项的组配能力分析

1.1 能愿动词 + “话”

“话”以及由其构成的动宾结构可以充任能愿动词的宾语, 可以组合的能愿动词主要有两类: ①表示可能②表示事实或情理上的需要, 如:

□本地白也会话之 'pun dí ' pah ' á wé ' wó ' tsz
He can speak in the dialect of this place. (G : 161)

□勿能话说话 veh nung wó ' seh wó '
speechless (V : 116)

□勿好话弄勿来 veh ' hau wó ' lóng ' veh lé
You must not say that you cannot do it. (G : 204)

其中“会”和“勿能”表示可能。“勿能话说话”即“不能说话”, “说话”为名词。“好”作能愿动词, 相当于普通话的“可以”, “勿好”指“情理上不可以(做某事)”。

1.2 副词 + “话”

“话”可受时间副词、否定副词、程度副词、情态副词等的修饰，如：

- 改日再话否 'ké nyih tsé ' wó ' 'va?
Defer to another day shall we? (V : 20)
- 勿话起者 veh wó ' k'í ' 'tsé
did not speak of it (V : 116)
- 多话 tú wó '
much talk (V : 126)
- 白话脱 páh (g) wó-t' eh
speak to no purpose (G : 39)
- 瞎话 hêh wó'
parler à tort et à travers (F : 564)
- 细细能话 sí ' sí ' nung wó ' describe (V : 21)
- 好好教个话。好好儿的说。(丁寧に話さない。)(R : 147)
- 隐隐里话 'yen 'yen 'li wo' insinuer (F : 322)

(parler à tort et à travers : 胡说。insinuer : 暗示, 隐射。)

上例中的“多”、“白”、“瞎”，用作副词。“细细能”、“好好教”和“隐隐里”都是单音形容词重叠再加上后缀“能/教/里”。“隐隐里”的词义较特殊，普通话里“隐隐”是“隐约”义，在上海方言里则指“不直接言明，用含蓄的言语或示意的举动使人领会”，“隐隐里话”即“暗示”。

1.3 介词短语 + “话”

“话”可以受介词短语（作状语）的修饰，介词短语中的宾语多由代词充任，出现的介词有“对”、“忒”、“替”等，引出动作行为的对象或有关系者，义为“和，同，对”，“替”也可引出服务的对象，义为“代替，为”。这里，这些词用法相仿。如：

- 忒伊话 t' eh í wó '
tell him (V : 127) ; speak to him (V : 131)
- 对伊话拉者 té ' í wó ' 'lá 'tsé
have told him (G : 76)

- 勿曾话停 veh zung wó ' ding
has not done speaking (G : 118)

以上几组动结式“话煞”、“话杀”、“话定”、“话停”，从意义上说是相互有关系的。首先“话煞”的“煞”，即“杀”，本义是失去生命，作为动结式的结果补语，引申为“固定；确定”，所以“话煞”即“说定”。“话停”，即“停止说话”，意义有不同。

② 单音节形容词作补语，如：

- 话破 wó ' p ' ú ' divulge (V : 25)
□话差 wo' ts ' ouo lapsus linguæ (F : 338)
□话明 wo' ming explicite (F : 250)
□话坏 wó ' wá ' defame (V : 20) ;
calumniate (V : 12 ; G : 112) ; speak ill of (G : 37)
□话怵 wo' k ' ieú décréditer(F : 170) ; décrier(F : 171)
□话大 wó ' dú ' speak highly of (G : 116)

(lapsus linguæ : 说错，口误。explicite : 明确的。décréditer, décrier : 使失去信用、诋毁；贬低。speak highly of: 钦佩地；赞赏地。)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较动词要丰富，但结构也相对固定，一般不具有类推性。比如“坏”、“怵”本与“好”是一组反义词，“话坏”、“话怵”为动补结构，解释为“诽谤，说人坏话”，也可构成动结宾式，如“话怵别人”(F : 169)，但是“话好”的意思却是faire chorus (F: 116)“附和”，与“话坏”、“话怵”并不对应。又如“大”与“小”是一组反义词，早期上海方言里有“话大”，却不说“话小”。“话大”的“大”译为highly，普通话里一般作副词放在动词前作修饰语，但上海方言里却将它用作补语，义为“大加赞赏”。

③ 双音节形容词或动词(短语)作补语：

- 话定当 wó ' ding ' tong ' settle (V : 109) ; said decisively (G : 134)
□话着实 wo' zah zéh affirmer (F : 15)

□话勿转 wó ' veh 'tsen
will not listen to words, or he keeps his words(G : 134)

“话勿理”即“(即使)说了(也)不搭理”;“话勿转”可以解释为“(即使)说了(也)不转变想法”,即“说了不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例并没有相应的结果补语,如“话理”、“话转”。

③ “话+勿+~”形式并不一定都是可能补语。下例中,“话是”表示肯定(即“确认”),“话勿是”表否定(即“反驳、否认”):

□话是 wó ' 'zz affirm (V : 2) ⇒ 话勿是 wó ' veh 'zz contradict (V : 17)

II. “话” + B类可能补语

普通话里“V得/V不得”表示“主、客观条件是否容许实现(某种动作)”,在早期的上海方言语料中,这种形式也是以否定形式居多⁷,肯定形式只有一例,现将这组对应的形式列出:

□话得个 wo' teh ke' cela peut se dire (F : 448)
□话勿得 wó veh tuh unspeakable (G : 98)

(cela peut se dire : 这是能说的。unspeakable : 难以说出口的;无法表达的。)

另,“话勿得”本身亦可用来强调程度高,多与单音节形容词结合,褒贬义皆可用,义为“……(得)不得了”。如下面两例,“来”用作补语标志⁸,意思分别为“大得不得了”和“热得不得了”。

□大来话勿得 tú ' lé wó veh tuh
exceedingly great (V : 33);
unspeakably great (G : 98)
□热来话勿得 nyih lé wó ' veh tuh
it is excessively hot (G : 119)

(4) “话” + 情态补语 (由“得/来/得来+ (程度副词) +形容词”构成)

“话”连接的情态补语由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充任,语义指向动词“话”本身,多用助词“得”或“来”⁹作表情态的补语标志,如:

- 话得好 wó tuh-hau well spoken (G : 26)
- 话得忒过分者 wó ' tuh t' uh kú ' vun ' 'tsé
exaggeration (V : 33)
- 话来忒过分/形容 wo' lai t 'eh kou' ven' / yeng yong
hyperbole (F : 302)
- 话得来恰好/有理 wo' teh lai héh 'h 'ao/'yeú 'lí
dit à propos (F : 462)

(hyperbole : 法语名词, 夸张。dit à propos : 说得恰到好处。)

2 “话”作动词的其他义项

“话”在V、G出现的用例中均解释为“说”，但在20世纪初期的一些文献中，词义有所扩大，产生了“训斥；责备”、“调解”等新义，如：

□师父话徒弟。师傅训徒弟。(親分が子分を叱りつける。)(R : 266)

- 话 wo' reproche (F : 496)
- 话事 wo' ze' médiateur (F : 362)

(reproche : 责备, 指责。同“埋怨”、“怪”、“闹”。médiateur : 中介, 中间人。)

3 “话”的名词用法

《诗经·大雅·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又如张协《七命》：“虽在不敏，敬听嘉话。”其中“话”作名词，“言语”义。上文已述“话”在早期上海方言中主要作动词使用，但同时也保留了古汉语的名词用法，词义主要有：

(1) 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使用的言语。如：

- 话 wó ' language (V : 61)
- 土话 't 'ú wó '
dialect (V : 22) ; vernacular (V : 142)

其中“土话”¹⁰的“土”指“地方性的”，当时罕用“方言”这种书面的词语，故用以表示“小地区里使用的语言”。

(2) 词和词组；字眼。如：

□新话 sin wo'
néologism (F : 385) (néologism : 新词。“新话”同“生字眼”。)

(3) 话语；言语。但必须构成“～话”的复合形式，如：

□话大话 wo' dou' wo'
parler avec emphase (F : 219)

□话二话 wo' gni' wo' raviser (F : 478)

□话梦话 wo' maong' wo' déraisonner(F : 503)

□话闲话 wó ' han wó ' talk to (V : 126)

□话说话 wó ' seh wó ' speak (V : 116)

□话海话 wo' 'h 'ai wo' faire le vantard (F : 583)

□话冷话 wo' 'lang wo' satire (F : 515)

(parler avec emphase : 说话夸张。raviser : 改变主意。déraisonner : 胡说八道。faire le vantard : 吹牛，夸口。satire : 讥讽。)

上例中有些复合形式，如“大话”、“二话”、“梦话”与普通话基本一致，其中“梦话”在普通话里有“不切实际的话”与“睡梦中说的话”两种解释，方言里只指前者。有些形式普通话也有，但词义、词性、语体色彩不同，如“闲话”、“说话”，普通话里“闲话”指“与正事无关的话”，词义色彩为贬，但从译文talk to来看，上海“闲话”并无有感情色彩，为中性词，表“言语”义，故词义与语体色彩不同。“说话”，普通话里是动宾短语，在上海方言里却作名词，义为“言语”，词义、词性都不同。也有一些词义相同，但组合形式不同的，如“海话”、“冷话”，其中“海”的引申义之一为“漫无目的”，“冷”由“温度低”的起始义引申出“(态度、语气等)不温和的”义项，词义与普通话相同，但要表“虚夸的话”时，“话海话”普通话说成“夸海口”，表“不温和的话语”时，不说“冷话”，常用对偶式“冷言冷语”。

二、【讲】'kong 的词义和组配能力分析

讲：《广韵》上声讲韵古项切：“告也，谋也。”古汉语中“讲”作动词，早期上海方言中“讲”作动词时组合形式也非常灵活多样，可受副词等的修饰，可重叠，

也可后接宾语、可能补语、结果补语等，如：

- | | |
|-------|---|
| □略须讲讲 | liah su kaong kaong
effleurer un sujet (F : 213) |
| □讲乡约 | 'kong h' iang yáh
discourse on village duties (V : 24) |
| □讲得出 | 'kong tuk t'seh
can discourse on it (G : 120) |
| □讲清爽 | 'kaong ts 'ing 'saong parler carrément(F : 100) |
| □讲落 | 'kong loh fix by talking (V : 39) |
| □讲和 | ' kaong wou accommodement (F : 6) |
| □讲和个人 | ' kaong wou ke ' gnen conciliateur (F : 133) |

(effleurer un sujet : 提及主题。parler carrément : 说得明确。accommodement : 和解, 妥协。conciliateur : 调解人。)

“讲”的英语对译有discourse“讲述；论述”、talk“说”、“商量；商议”；法语有effleurer、parler，分别为“论述”、“说”，将这些义项进行整合，“讲”的动词词义有三种：①说②讲述；论述③商量；商议。

此外，“讲”还能用于以下形式，以表示“按照某种单位或类别说”，相当于普通话的“论；按照”，如：

- | | |
|------|--|
| □讲斤头 | 'kong kiun deu
pound by the pound (V : 87) |
| □讲块数 | 'kaong k 'oei' sou'
à la pièce (F : 428) (à la pièce : 根据块数。) |

三、【说】söh 的词义和组配能力分析

说：《广韵》入声薛韵失熬切：“《说文》：释也。从言兑。”在19世纪的上海方言语料里出现频率很低，用例有限，多为动补结构，如：

- | | |
|-------|---|
| □说破拉者 | söh p 'ú ' 'lá 'tsé exposed (V : 35) |
| □说勿出 | söh veh t'seh inexpressible (V : 55) |

□说勿来个 sōh veh lé kú ‘ unutterable (V : 140)

“说”被译为expose、express、utter，其中utter为say的正式用法，三者词义相近，为“用言语来表示；表达（思想感情等）”。

到了20世纪初期“说”的出现频率增高，可与“话”构成对偶式，也可受副词修饰或带宾语，如：

□大摊说 dou’ t ‘è seh
discours boursoüflé (F : 83)

□多说多话 tou seh tou wo’ bavarder (F : 68)

□话长说短 wo’ zang seh ‘teu
dégoiser et critiquer (F : 174)

□话长话短 wo’ zang wo’ ‘teu jaser (F : 331)

□说活动话 seh wéh dong’ wo’
ne pas dire d’ une façon définitive (F : 173)

(discours boursoüflé：说话浮夸。bavarder：喋喋不休地讲。dégoiser et critiquer：连续不断地说。jaser：喋喋不休。ne pas dire d’une façon définitive：说话不确定。)

“说”的组合形式虽然呈现出了多样化，但词义不变，与现在的普通话一致。

四、“话”、“讲”、“说”的共时与历时比较分析

把上海方言动词“话”、“讲”、“说”的词义分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期、现代上海方言（主要依据《志》、《方》、《话》），并与普通话对比，如下表：

	19 th 中 后 期 (V、G)	20 th 初期 (F、 T、R)	现《志》	现《方》	现《话》	普通话《现》
话	〈动〉①用语言来表达意思 〈名〉①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使用的语言文字②话语；言语	〈动〉①用语言来表达意思②批评；责备③调解 〈名〉①词和词组；字眼②话语；言语	〈动〉说	〈动〉说 〈名〉说出来的能表达意思的声音：闲话 讲话	〈动〉说（旧派）	〈动〉说；谈 〈名〉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文字

讲	〈动〉①说②讲述；论述③商量；商议〈介〉按照	〈动〉①说②讲述；论述③商量；商议〈介〉按照	只收“讲闲话” 〈动〉①讲话②冷言冷语说坏话	〈动〉①说②商量；商议③解释；说明④讲求〈介〉论	收，但未作解释	〈动〉①说②商量；商议③解释；说明；论述④讲求〈介〉就某方面说；论
说	〈动〉①用话语或文字表达	〈动〉①用话语或文字表达	不收	〈动〉与“讲”相对，主要用于曲艺	不收	〈动〉①用话来表达意思②解释③责备；批评④说合；介绍〈名〉言论；主张

（一）共时分析：

- 1 在19世纪上海方言中，“话”、“讲”、“说”都可作动词，有共同的义项“用言语来表达意思”，“讲”的义项虽然较“话”、“说”多，但主要集中在“讲述；论述”义，宾语受限，一般为“条约；规定”等，如“讲乡约”。除动词用法外，“话”可作名词，“讲”，可作介词使用，而“说”只有动词用法，且不带宾语，只有少量动补结构的用例。从组配能力来看，“话”的能力最强，可受副词、能愿动词的修饰，动补结构也呈现多样化，有结果、趋向、可能、情态补语等，其中有一些熟语性的表达，如“话勿理”，以及动、名词并用的“话～话”等口语表达形式都是最切近语言实际的重要材料。相比之下，“讲”和“说”的组配能力较弱，只有结果和可能补语两种，复合词也不多见。
- 2 到了20世纪初期，“讲”和“说”的义项没有明显的变化，但“说”的组配能力有所加强，可带宾语、重叠或构成对偶式。“话”仍然强势存在，其动、名词义项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动词，由于新职业等的产生，“话”的所指义已无法继续包容，因此产生了新义，如“话事人”的“话”为“调解”义，另外，“话”渐渐向书面语入侵，方言词的地位被进一步加强，语体色彩也从中性转为中性或贬，比如在19世纪中叶的文献中，表示“训斥”义的只有书面语：“责备” tsáh bé ‘ rebuke (V: 95)；reprimand (V: 99) 和“骂” mó ‘ scold (V:

106), 到了20世纪初期, “责备”仍在语言系统中保留的同时¹¹, “话”开始与其并用, 如“师傅话徒弟”。

(二) 历时分析

“话”、“讲”和“说”在上海方言中的发展趋势为“归一”, 即由“讲”取代其他词成为主导词。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 1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 “话”在三者之中始终处于主导, 但之后其词义及语法功能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并逐渐萎缩, 现今的上海方言里“话”虽然保留了动词的语法特点(只在“旧派”用), 但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其用法表现为以名词为主, 这种从表动作行为“说”(动词)到表对象“说的内容; 话语”(名词)的演变过程, 在语义学上称为“义位的转移”¹²。
- 2 “话”被“讲”更替的过程始于20世纪初期, 虽然此时“讲”的词义范围还不足以覆盖“话”, 但它在F中的语法功能日趋完善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解释同一个法语单词时, 多见“话”和“讲”并用的现象, 如对短语effleurer un sujet de (“提及主题”)(F: 213)作解释时, 有“略须讲讲”与“沿皮肤话两句”两种表达, “讲”出现了重叠式, 又如parler carrément (“说得很明确”)(F: 100), 解释为“讲清爽”、“话明白”, 两者不仅意思一致, 结构上也保持了统一。而后来“讲”又从书面语发展到口语, 融合了现代汉语动词“说”和“讲”的主要义项, 在现今上海方言中完全取代了“话”的核心地位。
- 3 “说”虽然在普通话里是一个含义繁多的常用动词, 但在上海方言中始终处于劣势。在19世纪的语料中仅见一些固定的动补结构, 直到20世纪初期其组合能力才略现多样化, 之后其义位又逐渐缩小, 经历了“产生→发展→萎缩”的波浪式发展过程, 现今的《志》和《话》均不收,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与普通话无区别, 只在《方》中提到的“说书”、“说唱”这种独特的曲艺表演形式中才使用。

结语

词义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往往会受到其他义位的制约, 同时也会受到新兴事物、

社会思想观念变化等的影响。(董2008: 125-129) 因此探索词义演变的规律并不是一件易事。本文试对“话”、“讲”、“说”三者的全貌及演变过程作一分析, 但基于所搜集的材料只是“采样”性质的, 所以只能用罗列比较的办法, 在论述中难免会有疏漏。另外, 在语料中有不少复合词, 如“说话”、“话柄”、“讲究”等, 与普通话里的词义大不相同, 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

- 1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590-591)。
- 2 关于动词“话”在官话中的历史, 西山认为它最初可能是以口语词的身份出现在唐诗中, 后作为一种“新奇的表达”在唐代诗人间流行, 而后被宋词所继承。「今回の動詞「話」にしても最初は確かに唐詩において「その当時の口語が反映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の後の宋词へと引き継がれていったのである。」(西山2002: 122)
- 3 《土话指南》是《官话指南》的上海方言译本, 师中董译注。《官话指南》是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编写的口语教材, 初版时间为明治14年(1881年)。(徐、石2010: 76)
- 4 丁卓为上海语学专门学校教授,《中日会话集》于1936年12月初版发行, 本文使用的是第17版。
- 5 在R中有一例, 疑问句中可能补语与“能/会+动”是可以互换的。如: 依世界语。会话否? (话得来否?) 你会说世界语吗? (会说不会说?) (貴下は世界語を御話しますか(話せますか)) (R: 158)。「話せる」在日语里表可能态, “否”是疑问助词, “会话否”和“话得来否”同义。
- 6 艾约瑟将这一语言现象描述为: “否定意义的动词词组有时允许一个修饰主要动词的副词, 并紧跟在主要动词后面。”(钱、田2011: 216) 并举出了其他一些相关用例, 它们在结构上保持一致, 如:

□听大勿出	t'ing dá ' veh t' seh	I do not hear very well (G: 120)
□认大勿出	niun ' dá ' veh t' seh	I scarcely recognize him (G: 176)
□看大勿见	k'ön ' dá ' veh kien '	I cannot scarcely see it (G: 176)
□吃大勿落	k'iu h dá ' veh loh	I cannot well eat (G: 176)
- 7 这种补语中有些是熟语性的, 已与前边的动词凝结成一个词, 如: □罢勿得indispensable (G: 46, 122)、巴勿得; 恨勿得desire (V: 21)、熬勿得detest (V: 22) 等。

- 8 这一点很特别,因为在现今的上海方言中,“来”一般用作表情态的补语标志,其用法跟“得”相同,而将“得”和“来”叠用成“得来”时,引出的补语多是表结果或程度的,“得来”有更强强调结果或程度的倾向。(许、汤1997:465)
- 9 普通话里可作表情态的补语标志的有“得”、“个”、“得个”(刘、潘、故2002:598),在当时的上海方言里,表相同语法功能的助词有“得”、“来”和“得来”,很明显前者略占优势,但“得来”仍可以用,而在现今的上海方言中,“得来”的使用范围缩小,后续单个形容词补语时,被“得”和“来”所代替,只有当补语是一个小句或较长的词组时,才更倾向于用“得来”,如“吵得来大家勿开心”、“乱得来象狗窠”等。(许、汤1997:465)
- 10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文献中,与“土话”同义的还有“本地话”*'pun di' wó'*(V:15、22、61、71、142);“本地白”*'pun di' pah*(G:161);“乡谈”*h'iang dan*(V:22);“土白”*t'ú bah*(V:15、22、61、92、142;G:38)等。到了20世纪初期的文献 F和T中又看到“本地反”*'pen di' fè, langage de terroir*(F:337)(当地的语言)、*patois*(F:416;T:61)(方言)等词语,其中“反”音同“翻”,作名词,“语言”义,搭配的动词为“打”。
- 11 用例如:责备 *tsah bei' blâmer*(F:75)(*blâmer*:责备。)
- 12 新语法学派的保罗(H.Paul)在《语言史原理》里提出的词义(严格地说是义位)演变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从词义指称范围的改变这一角度说明义位的变化,比较准确。(贾2012:377)转移和扩大、缩小一样,也是指称范围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指称范围转移而意义上仍有联系。(贾2012:383)

参考文献

- 董为光2008《汉语词义发展基本类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符准青2009《词义的分析与描写》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 贾彦德2012《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潘文娛、故韡2002《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 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1987《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 商务印书馆
- 钱乃荣2003《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乃荣、许宝华、汤珍珠2008《上海话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简称《话》）

钱乃荣、田佳佳2011《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07《罗贝尔法汉词典》第三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2005《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简称《明》）

徐丽、石汝杰2010〈《官话指南》的版本和语言〉中国语学研究《开篇》VOL.29 pp.76-84 好文出版

许宝华、汤珍珠1997《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简称《志》）

许宝华、陶寰1997《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05《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商务印书馆（简称《现》）

西山猛2002〈唐代における動詞『話』の成立〉『言語文化論究』第16号 pp.117-123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附记

本文曾在日本中国语学会九州支部2014年度第1次例会（2013/7/12 熊本学园大学）上宣读，会后作了修改。承蒙石汝杰、野田耕司、植田均、西山猛等多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尤其是石汝杰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表谢忱。

欧文資料からみる上海方言動詞「話」、「講」、「説」

日本語の要約：

現代中国語（普通話）においては、「説」と「講」は動詞で、「話」は主に名詞として用いられ、動詞の機能はほぼ持っていない。一方、19世紀から20世紀初頭にかけての上海方言の資料においては、「話」、「説」、「講」はいずれも動詞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いたが、「話」は「説」、「講」と比較すると、遥かに優勢を保っていた。しかし、上海方言がこの百数十年間で大きな変容を遂げてきたと言われている様に、「話」や「説」の動詞機能が次第に「講」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てきたことも現今の方言辞書にて判明された。本文は上海開港初期の在華外国人による著作の実例を利用し、「話」、「説」と「講」の語義及び文法的機能を整理しながら、語義における普通話との相違を明らかにし、更に上海方言における史的な発展の過程を辿ってみる試みである。